

相会

「韩」韩戊淑◎著

梁福善◎译

无常戒
背恩
伤别离
巫家之女
天主实义
福音的种子
心怀
北京行
热情的拥抱
相会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相会

〔韩〕韩戊淑◎著

梁福善◎译



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hustp.com>

中国·武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相会 / (韩) 韩戊淑著; 梁福善译. — 武汉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 2016. 5
ISBN 978-7-5680-1129-7

I. ①相… II. ①韩… ②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5851 号

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17-2015-221 号

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翻译及出版  韩国文学翻译院
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

판권 1, 2

Text Copyright © 1984, Hahn Moo-Sook (韩戊淑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, Co., Ltd. in 2016 by arrangement with Young-Key Kim-Renaud (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)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&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(Beijing) Co., Ltd.

相会
Xiang Hui

[韩] 韩戊淑 著
梁福善 译

策划编辑: 罗雅琴

责任编辑: 董 晗

封面设计: 观岚文化·伊宁

责任校对: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

责任监印: 周治超

出版发行: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(中国·武汉)

武汉喻家山 邮编: 430074 电话: (027) 81321913

印 刷: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1.75

字 数: 285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
全国免费服务热线: 400-6679-118, 竭诚为您服务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无常戒 /	1
背恩 /	61
伤别离 /	90
巫家之女 /	118
天主实义 /	145
福音的种子 /	174
心怀 /	199
北京行 /	239
热情的拥抱 /	280
相会 /	321

无常戒

—

夏祥是在惠藏的茶毗礼结束第六天的时候过来的。尽管不是不知道佛子入寂就要付诸茶毗礼，可当真观摩从临终入龕（僧侶的棺叫龕）到最后的布施散骨的全过程，受到的冲击实在过于巨大，让历经人生坎坷，不为凡事所动的茶山都承受不了。

惠藏比茶山小十岁，不过是刚到四十的壮年。虽说出身卑微，但出家未久便声名鹊起，是享有“警慧出群，学之数年，名噪缙林”之誉的著名学僧。

惠藏为华岳文信^①大师嫡传弟子，年方三十即被推举为头轮^②聚会的盟主。身为佛家弟子却深谙儒书，茶山曾赞曰“果宿儒也”，已达兼通禅、易的境界。

说起来，此人绝非凡僧。就连浪荡和尚也知道镌刻骨头上的一瓣浮云人生，生者必灭的道理。身为佛子的惠藏又怎能不熟悉生即

① 华岳文信大师（1626～1707），朝鲜朝高僧，系韩国大兴寺第四代宗师。

② 头轮为全罗南道海南郡的山名，大兴寺亦称头轮寺。

是空，空即是色的无常呢。

可是，惠藏之死却只能用惨烈来形容。前程无量的四十岁生命，拒绝浮云般消散，回到本无实之中。

与佛门弟子不相称的是，惠藏的性格狂放、易怒，又是不辞斗酒的暴饮家。虽说其初衷为身体力行食肉行淫俱无不可之禅，但毋庸讳言他离容许这种行为的圣人的境地尚有不少距离。

惠藏晚年总爱把“无端兮”或“无为无谓”挂在嘴边，这都是忏悔之词，可见其人生苦恼大而无边。可他总想用酒消解其忏悔与苦恼。为寻找无怨无悔的自我而挣扎不已，弄得身心俱疲，其实很久以前他就因暴饮烈酒腹胀难忍。

据说他十几天前病情开始恶化，在其居处大茆山大兴寺北庵卧病不起，茶山接到惠藏病情严重的口信，离开橘洞的茅屋，正是九月十五的清晨。从道岩面橘洞到大茆山是百里路程。茶山虽然是五短身材，却也有着如铁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，无奈流配十年已渐觉气力衰竭，这几个月更是连牙齿都掉了四颗。对他来说，一百里绝不是那么近的距离。

可是，茶山不是在走路，而几乎是在奔跑。这一天，橘洞前面，海水在秋日映照下晶莹剔透，后山上柚子正熟，浓香馥郁。清风徐起，海岸的芦苇荡轻轻摇曳，银粉四飏。小路紧靠海边逶迤延伸，路旁开满一簇簇山菊花，染黄的秋草格外艳丽。虽说是孤寂的流配地，却是令茶山心驰神往的梦一般的风光。

可是，茶山的目光一次都未投往四周。身为大儒且阅尽人间风霜的他，眼下居然惶惶不知所措。

儿庵要死了，他正在死去。仿佛初次遭遇的绝望，恍若初次品尝的悲伤，他忘乎所以只是忘情地奔跑在路上。

“先生，不是马上就要怎么样，您可别太着急。当心病倒啊……”

昨夜带来口信，都来不及歇息就往回赶，颐性跟不上茶山总是落在后面，不由得劝道。

“不行，务必要在日落前赶到。”

其实，茶山的心比脚步还急，他没有放慢脚步。抵达大茆山的时候，九月十五的月亮分外亮堂。茶山也来不及歇口气，当即拐进了通往北庵的山路。一整天赶路稍微平静下来的心，重新变得心焦如焚，可能因为终于赶到而稍有松懈，竟在明晃晃如白天的路上踩空了两三次。

只见山茶树、松树、榧子木葱茏的林子那头亮着灯，传出沉重的读经声。那声音是许多人的合诵。深更半夜，深山里孤零零的庵子灯火通明，众人同声共诵佛经，激起不可名状的肃穆、恐怖和阴森的感觉。

茶山心一沉，仿佛坠落万丈悬崖。他忘记了肚饥和疲惫，抬腿就跑。

此刻，连方丈都在北庵。只见惠藏盖着墨黑被子，头朝西躺着，艰难喘息着，众寺僧围拢在他身旁合掌静坐，正在合诵《无常戒》。无常戒为临终经文。

夫无常戒者，入涅槃之要门，越苦海之慈航，是故一切诸佛，因此戒故而入涅槃……

惠藏分明是什么都听不见。四十应属夭折，尚很年轻的生命正在惨烈地跟死亡抗争。意识已经没有了。因为没有意识，这里只剩下肉身，背叛了早已超然于生死的神灵，仅凭生物体的意志在顽强地拒绝着死亡。

那是根本称不上入寂或寂灭的临终。惠藏或咬牙切齿，或圆瞪双眼，甚至握拳乱挥。撕开胸口用双手狠狠揪着，发出野兽般凄厉的嘶鸣。他平常的高超学识，为了精通儒佛易禅的奥秘而精进修行的超脱哪里去了？

茶山望着那几近丑陋的惨烈无比的模样，怜悯和悲伤潮水般涌

来，化成绝望的痛哭无声地喷涌着。他打心底里不愿用这种模样送情深义重的挚友上路。怎么就不能用更为高洁、更为超脱的模样，不枉名僧之名淡淡地超然地离开呢。

据说惠藏病危是颐性刚刚前往橘洞时分，那么已经是整整两天两夜了，读经的僧侣们早已是疲惫不堪的样子。始终在合诵的《无常戒》，这阵仿佛在催促临死的人快点上路。

跟拼死的苦斗相比，临终来得过于虚无了点。突兀地，惠藏的身躯仿佛要弹起，有人托住正要扶他躺下时，头无力地垂在枕头上，原来这便是临终了。时值过三更的时刻，屋外的月光实在清明得很。

茶山感到莫名的宽慰，旋即陷入悲伤之中。读经仍在继续着，读经声中几位僧侣默默无语地忙碌。可能是佛家的法度吧，惠藏钟爱的两个弟子颐性和慈弘并未出声号哭。只是剃得发青的光头上、太阳穴上，粗粗的血管凸起，不时地蚯蚓般蠕动不已。当小沙弥捧着蜡烛走过他们面前时，茶山发现他们扭曲的面庞涕泪斑驳。

殓衾在天亮之前开始了。亡者的遗骸说不定还残留着体温呢。三个僧侣将缁衣袖口卷到肩膀，开始为遗骸剃发。读经声正从无常戒缓缓移向以“新圆寂惠藏觉灵（灵魂）生从何处来，死向何处去”开始的《削发诵》。接着，进入了沐浴篇，洗手、洗足、着裙（指换上内裤）依次完毕，在“新圆寂惠藏觉灵来时是何物，去时是何物，来时去时本无一物”的读经声中，被套上了法衣，随即合诵《着冠诵》，为亡者戴上了通天冠。

茶山是当代硕儒，精通六经四书并为其加上了犀利明晰的注解，当然在礼学方面也所著颇丰。上至《经世遗表》等关于礼的宏观大作，下至诠释具体礼数的家礼，均有着数量庞大的著述。其中，论述丧礼的就有六十卷《丧礼四笺》以及《丧礼外篇》、《丧礼节要》、《祭礼考定》等，数量最多。虽然茶山批评过当时被捧作金科玉律的朱子家礼过于烦琐，但熟谙时风丧礼是用不着多说的。

可是，虽然不是毫无耳闻，但是眼前展现的佛家的丧礼，对茶

山而言不能不说令其震惊。从扶起遗骸正坐时起，这种震惊和冲击的程度在逐渐加大。

只见他们扶起尚未僵直的惠藏遗骸，让其以合掌姿势趺跏，然后从右肩开始披上袈裟。

在《施食文》的合诵声中，递进饭床，茶偈完毕，随后以方丈独诵，奉上表白，然后献上祭文，就开始入龛。

在愈加激越的读经声中，合掌趺跏的惠藏遗骸安放在四方棺材之中，待长长的《起龛文》诵罢，方龛即移往境内的茶毗场上。茶毗场坐落在冥府殿后头往上走没多久的广场上。以宽阔平展的盘石为中心，黄、青、红、黑、白五色幡分别竖立在其颜色象征的方位上，盘石上面平整地铺上厚厚的木炭。除了铺上的，岩石旁边还堆着好几袋木炭。方龛被抬到铺好的木炭上，一个人将沾湿的晒席蒙在方龛上面。俄顷，几位僧侣倒出木炭，在方龛周围堆砌到看不见方龛为止。接着，用松明点火，高高擎起，诵读“此一炬火，非三毒之火，是如来一灯三昧之火”的《举火诵》，随后在《下火诵》的合诵声中，点上了木炭。

这天天气清明。山中树木，层林尽染，如匹匹绸缎美轮美奂，头上湛蓝的天空，晴朗得让人心生哀愁。

木炭堆很快被过往的风吹得通红，成为巨大的火团。不知是因为秋风徐起的白天的关系，还是因为方龛顶上的湿帘使然，竟然没有一丝烟，更无什么异臭，烈火壮美地燃烧着。散发出浓郁的净火气息。

一时，茶山忘记了悲伤，只是愣愣地关注着眼前这出悲情之戏。因为是抑佛崇儒的年代，对儒生来说是禁忌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竟然不知不觉地应声而出。

秋日的山寺，暮色光顾得格外早。早晨用完供养（指寺庙的用餐）就开始的茶毗，到了暮色苍茫的时分居然还没有结束。熊熊的火团在既望（农历十六日）的月亮升起后仍没有熄灭，反呈更透明

的朱黄色，熊熊燃烧着。月光下，艳丽到神秘的火团渐渐变小，是接近申时的时分。

重新开始合诵《奉送诵》，接着开始诵读《唱衣诵》，无数次反反复复沾湿盖上去的晒席终于被揭开。虽然刚交申时，山寺已经沉浸在深夜的浓黑当中。

最大的冲击来自第二天早晨。茶山嘴里苦涩，只吃了一两勺供养，就去了茶毗场，发现盘石上面的火团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是洁净地堆着白白的灰。比前一天少得多的僧侣们围在岩石四周，正在齐诵《起骨诵》，另外的几个人拨拉着火堆，露出了白生生的骨头。僧侣们诵读“取不得，舍不得”的《拾骨诵》，用长长的檀木筷子逐一拾骨，不留下一块小小的骨头，装在厚厚的黄铜盆上。

最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随后发生的。他们诵读着《碎骨诵》，居然把骨头磨成粉。在骨粉即将磨成时，一个年轻和尚用双手捧着大大的黄铜钵盂走了上来，那里高高地盛着袅袅地冒着热气的白米饭。

读经声再起高潮，反复诵读着“五台空锁白云间，还归本土真言唵，婆左那婆多谟”的《散骨诵》，一直持续到仪式结束。

正在碎骨的僧侣接过供养钵，倒在装着骨粉的大盆里，悉心搅拌着。待骨粉和米饭搅拌均匀，僧侣们将其撒在岩石上。

没等人们离开，山鸟们成群飞来。霎时间，鸟儿的翅膀黑压压覆盖在掺有骨粉的雪白的米饭上，俄顷鸟儿飞走后岩石上什么都没有了剩下。作为最后的布施，惠藏捐出了自己的肉身。

此时此刻，茶山的心岂能用一句虚无描摹得了？他缓缓把目光移向什么都没有留下的磐石。现在，构成肉身的地、水、火、风这“四大”，重新回归到自然的四大之中，那独自裸露着的灵，虽说会按生前的业报因缘，轮回再生为众生，但又是在何处结下何种因缘离开这里的呢？茶山不禁轻轻闭上了眼睛。

茶山熟知惠藏晚年的苦恼。为了探求《易经》而挖空心思精进的惠藏，竟然那样自悔误信，是因为有了新的醒悟——身为佛家弟

子，虽然深信佛理，但开始明白人生绝不是法界缘起的自动产物，而俨然存在着需要顺天的正命之道的缘故。因此，在新的惠藏心目中人生不再是“无”，而是“有”。他终于悟得了易理。

承受了巨大的冲击、悲怆和虚无感，熬过无眠之夜，茶山便和慈弘一起摘下一盒山野果。然后，到村庄买了一斗酒，让慈弘在惠藏幄前（祭礼厅）号丧，奉上了祭文。

“呜呼，儿庵之归，既有日矣。既能亲见庖牺，又能亲见赵州和尚^①。一生念狗子无佛性，真已往生在莲花世界否。嗟二者儿庵既知之矣。尚享。”

地下的儿庵听此祭文，当获超度的吧，满怀拥有真心相知的朋友、师长的喜悦，他应该能欣然往生的吧。祭文中的庖牺之论，当指儿庵悟得易理，赵州和尚之说是阐释禅师儿庵的纵酒无厌实为“真是禅”也。

失去如此肝胆相照、情深义重的忘年之交，弟子儿庵又是将自己真心奉作师长，加上亲眼看见其临终与茶毗的情形，特别是在堪称鬼气萦绕的山谷受到的冲击，回到橘洞之后茶山的心疼痛不已。沉浸在悲伤、虚无和孤独之中，他昼夜以酒浇愁，涕泪滂沱。

就这样浑浑噩噩过去了五天。这天，茶山依然酩酊大醉倒在那里，因口渴和寒冷睁开了眼睛。好像醉意尚未消尽、头昏脑涨、躺在冷炕上、腰酸痛不已。他想用一只手撑炕支起身体，忽然瞥见了自已撑地的手背。稍微拱起的手背，居然皱纹纵横，瞬间他醉意顿消，下意识地呻吟起来。

这时，外面有了动静。俄顷，好像刚刚度过变声期的嫩嫩的嗓音小心地唤了一声：

“先生。”

原来是钟心的嗓音。

① 赵州禅师（778～897），法号从谏，是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。

“哦，是钟心啊。你回来了。”

钟心请了两天假，是前两天离开橘洞的。

“是，我刚到。从海南带了点榧子果，一会儿跟茶水一起奉上。”

那口音里虽然掺杂点湖南腔，却是彬彬有礼的京词。此少年年方十九，是处士尹搏的老二奎夏的长子，位列茶山十八弟子之一。钟心号绀泉，又叫尹峒。是后日撰写《紫霞山人茶山撰》中《大同禅教考》跋文之人。钟心自幼聪慧温和，品性细致入微而安然体贴，对待恩师特别恭敬。

海南大茆寺入口的茶山外婆家附近，长着郁郁葱葱的榧子林，茶山特别喜欢那儿的榧子。眼下，已经是九月下旬，榧子早已摘完了吧。原来，弟子请两天假是出自对恩师的一片赤诚，是专程去求恩师喜欢的榧子的。要想讨来茶山格外喜欢的海南尹氏家传的榧子果，两天的时间未免太短了些。来回二百里的路程，就算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他该多么行色匆匆，又该多么疲累啊。本来身心俱疲的茶山，不禁心头一热。他嗓音柔和地叫了声“钟心啊”，顿了顿，半晌才用嘶哑的嗓音低低地说：“谢谢你了。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为茶山奉茶成了钟心的任务。少年熟门熟路地把茶锅架在砂火炉上。茶锅马上开了，芬芳的茶香漾满院子。

茶的馨香掠过鼻尖，茶山不由得战栗了。绵绵思念化作痛苦剐着心房。茶，茶——每逢谷雨季节，日夜盯着万德山的茶树嫩芽长成雀舌那么大，惠藏不是亲手采下来精心炮制成茶送过来的吗？如今物是人非，独处世上的孤独再次咬噬心房。算起来，痛苦的别离岂止这么一次？坎坷多舛的人生，品尝的别离可谓数不胜数。可是，每经历一次，心头总是新添伤痕。心爱的茶和榧子果摆在眼前，茶山就是没法拿起来。他重新躺下枕着木枕，闭上了眼睛。初见惠藏时的情景仿佛如昨日，历历在目，过去的十年风雨，走马灯般掠过眼前。

那是乙丑年春天。茶山受辛酉邪狱案牵连，以获罪之身发配到

康津，饱受忌讳跟罪人接触的当地人的白眼和冷落，实在是孤独凄惶之极。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还是东门外一个卖酒的老太婆看他可怜，腾出仓房般的狭屋，好不容易免遭露宿之苦。茶山将狭屋起名叫四宜斋，一住就是四年，乙丑年该是第五个年头了。将又黑又潮湿的仓房称作四宜斋，取为“澹、貌、认、动”四宜尽心尽力之意。即使在那间暗洞似的陋室，茶山也没有放下手中之笔。要说是壬戌年，自是发配次年，正是他以危险的罪人见弃之时，他兀自撰写着《檀弓箴误》和《吊奠考》等专著。

乙丑年这一年，茶山正做《正体传重辨》的收尾作业，可他致力多年的还是易学研究。据说茶山接触易学，还是发配到康津之后，但是此后他对易学倾注了比任何一本经书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就这样，经过长长五年岁月的雕琢推敲，他终于完成了《茶山易》。后来，他跟惠藏结下不解之缘，也是易经牵的线。

虽然，康津人忌讳和害怕茶山，避之唯恐不及，但茶山完全能够理解他们。因为，邪狱案的案发地点就是海南。他们对国法之严峻苛刻和冤狱的残忍冷酷该是刻骨铭心的吧。而且，因那起案件殉教的孤山的后裔尹持忠和茶山还有着舅表亲，人们将茶山当作有可能招来大祸的危险人物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先别说外人，就是那个尹持忠的一家族亲，当身为外孙的他上门求见时不也是让他吃了闭门羹的吗？只因相信西教，便罹获重罪，家产籍没充公、人死在刑吏手下、家眷四处离散，怎么能不害怕，怎么能不回避呢？

于是，茶山就成了孤独而让人害怕的天涯沦落人。他实在太孤独了，哪怕是到这个简陋酒家的同样穷苦的贱民，偶尔跟他打声招呼，他也要一整天为之陶陶然。有一天，孤独无依的他，居然有了个朋友。他是租种白莲寺所有的几块田地的一个姓表的老汉。这个老汉每逢农历初一、初五，一月六次的集日，要一次不落地来到邑内，一到邑内就来到酒家。据说，酒家年老的老板娘跟他沾点亲。

表老汉每逢来到酒家，总是跪在茶山窄屋前向他请安：

“老爷，苦了您了。”

这个表老汉真是穷得叮当响，好容易进城赶集穿在身上的犹是补丁摞补丁的褴褛衣衫。可他不顾自己苦，总是安慰茶山。

可能是发配第二年的事儿吧。又是一个集日，表老汉一来到酒家，乱哄哄的酒家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接着，人们便你一句我一言地打听看：

“石头他爹的伤口没有加重吗？”

“世上哪有这么可怕的事儿啊？”

“要不是逼急了，怎么会呢？真是可怜死了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真是造孽啊，是不是？”

正像每次的集日，这天茶山也紧紧拴上门，独坐狭室，从人们的吵嚷声中听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茶山一时愣住了。抚髯捋须，沉吟半晌，便慨然提笔，即时赋诗一首。题曰《哀绝阳》：

芦田少妇哭声长，
哭向县门号穹苍。
夫征不复尚可，
自古未闻男绝阳。
舅丧已缞儿未澡，
三代名签在军保^①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

表老汉的妻侄石头他爹住在芦田。他为父亲办丧事没多久，妻子生下儿子。这天，孩子降生才三天，可谓羊水还没干，就被记入

① 军保：指朝鲜时代的一种兵役制度。军保为兵役义务者，但除了服现役，也可用军布代替兵役。

军籍，而死去的爷爷的军籍仍没删除，这样一家三代都上了军籍。这家穷得叮当响，几乎揭不开锅，又怎么能担当三代军保呢，于是里正就抢走了他家的牛。石头他爹一气之下，竟然拔刀砍下了自己的阳物，大哭着说：

“全家受苦，都怪你啊！”

妻子就拿起血流如注的丈夫被砍下的阳物，跑到衙门去。虽然流泪哭诉，无奈被守门人挡住，只好望着县门号哭不已。

茶山在不满二十之年，就已跟着时任醴泉郡守的先考（指去世的父亲）来到邑内，亲眼目睹了父亲治理，后来虽然时日短暂，本人也曾任过谷山郡守，尽心尽意地治理过百姓。可是说老实话，对百姓悲惨的现实、制度的不合理和纪纲紊乱、治理官的腐败与横行等问题，还是在自己获罪、发配到地方之后才有所感受。这时，茶山已然在为传世名著《牧民心书》打着腹稿了。

自从发生绝阳事件之后，茶山和表老汉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一些。尽管是需要避嫌的罪人之身，处处需要小心，但茶山不枉实学家的身份，还为百姓做种地副业等指导。譬如，怎么造堆肥、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农田，还有养畜、种果树、农闲期的利用、草药和蔬菜的栽培，等等，教了好多东西。年过花甲的表老汉，也按茶山的教诲，督促儿子们制造堆肥，并在篱笆根下种了柿子树，在杂草丛生的窝棚后面的坡上撒上了草药籽。他说田埂和地埂种的黄豆，有了半麻袋收获，特意煮了青豆带给茶山。以往不是用下流低俗的荤话打发时间，就是用酗酒、赌钱耗费的农闲期，现在用来编织草袋子、草鞋，还给茶山送来几双草鞋呢。

乙丑年春天的某一天并不是集日，表老汉来到酒家，径直来到茶山的狭室：

“承旨老爷您好哇？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表老汉不再叫茶山“京城老爷”，而开始喊“承旨老爷”了。

在白天晦暗的房间，茶山一如往常正在埋头读书。他的外婆家海南的尹氏宗家有着数千卷藏书。现在捧读的书，还有堆在一旁的书，都是茶山徒步跋涉上百里路，到那个并不待见自己的外婆家借来的。旧桌子和砚床，也是在那家仓房里捡来弃之不用的破东西，修修补补用上的。只有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，是家奴石前来传老家马岷消息的时候，茶山特意提了这事，壬戌年春天长子学渊第一次来看父亲时带来的。

刚刚四十出头的年纪，戴着厚厚的花镜，不分昼夜地不是读书就是写字的茶山的模样，让看见的人无不心生敬意。

他对学问的热情和执著达到了非常人所及的地步。辛酉邪狱初发那年的早春，他家遭到飞来横祸，茶山的哥哥若钟在西小门外的刑场上以身殉教，二哥若铨和他分别发配到全罗道薪智岛和庆尚道长鬐，但茶山在那年冬天来临之前，就已经开始撰写《己亥邦礼辨》一书。茶山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表老汉对这个京城两班^①可谓感念之极，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。在那样黑乎乎的房间竟然能看书！都说天作匠（天主教徒）们练法术，虽然大家说这个老爷不是天作匠，但说不定就是呢。有时，表老汉会没来由地冒出这种想法。亏得酒家没有客人，加上春天天气和煦，狭室的门半开着，不然的话跟老爷拉话都令人踌躇呢。可是，茶山好像没听见表老汉的话，只顾埋头读自己的书。其声琅琅、很是悦耳。

表老汉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鼓起勇气喊了声：

“承旨老爷！”

茶山这才把花镜推上额头，转过了头。

也许是长年蛰居的关系，他的皮肤惨白，虽然有着又黑又浓的

^① 两班为朝鲜时代社会阶级的最上层，相当于士、农、工、商的士族阶层。一开始是指分列君王两旁的文武诸官，后来随着身份制度的确立，就成了标明一种身份的称谓。

美髯，但大家都说他个头偏矮、相貌并不出众，可在表老汉眼中他简直是光芒四射、令人仰视呢。表老汉没来由地感到惶恐不安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什么事儿啊？”

“小人的伙伴当中，有在万德寺当负木（在寺庙负责打柴火或杂活儿的人）的伙计呢。”

“那又怎么啦？”

“那伙计说，前不久惠藏大师来到万德寺呢。”

“惠藏是谁呀？”

“啊，岁数虽不大，但是高僧呢。人人都想见他，就是大师轻易不见，都快焦急死了啊。”

“大家为什么想见他呀？”

“那大师是个高僧，能看相，还会算命呢。”

“和尚占卜，真是怪家伙呀。”

听了这话，表老汉连头带手乱摇起来。

“不不不，大师可不是那样人。从来没收算命钱什么的。只是路过的时候无意地甩个一言半句，可一句一句那么准呢。”

“是个怪僧啊。”

茶山好像没什么兴趣，重新拽下了花镜。表老汉慌忙叫住了茶山：

“承旨老爷！”

接着有些惶恐地说：

“其实，惠藏大师好想见见您呢。”

“我？为什么？”

茶山的眼睛睁大了。表老汉像是感到耀眼，马上埋下了头，可还是重新抬头真心相劝说：

“大师他诚心诚意、迫不及待地要见您呢，您还是见见他吧。那可是出了名的大师啊。”